



細膩壯丁

A Burly Male Nurse
with Delicate Heart

■ 文 / 廖永澄 大林慈濟醫院外科加護病房資深護理師

為何我會選擇護理？這是很多人問我的問題。

國中時因一場車禍住院，看到細心的白衣天使耐心照顧我，又加上媽媽生病，讓我起心念想要做一個會幫助也會照顧人的護理人員。而今進入護理界已十多年！

資深的重症加護高手

記得當年剛畢業時，對於護理臨床工作還是懵懵懂懂，當時因為我是男生而被應徵的醫院指派到加護病房，從此重症照護就成為自己的臨床專業。

剛開始在臨床工作時，總是被家屬誤以為是醫師。每次聽他們稱呼我為醫師時，我總是很不好意思的跟他們說，我是護士不是醫生。而病人或是家屬總是以驚訝的表情回應說：「是喔！現在有男生當護士喔！」我也跟他們開玩笑說：「是啊！因為男生比較有力氣搬運病人、幫病人翻身，所

以男生很適合當護士啊！」但現在很少在被這麼問了，因為男護士已經越來越多，民衆也漸漸習慣了。

有力量又心思細膩

護理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項應用科學，所以一個好的護士，其心要真善美，才能將護理藝術的美感揮發出來；其身需要健康，才能執行各種需要腦力與體力的工作；而我心中一位好的男護士需要的條件就是健康的身體以及一顆愛心；有愛心就會願意主動關懷他人，願意學習女性般溫柔細心的一面。雖然有時候同事會以開玩笑的口吻讚美說：「學姊，你好厲害喔！」但我知道她們是認同我可以做的跟女護士一樣好。

在我心中，護理是沒有性別之分，但是工作卻需要陰陽調和。護理是全面性以及全人照護，很多工作如果有

男生跟女生搭配，會做的更好，更有效率！所以我總是會主動出力幫助女同事，而她們也會幫忙說服矜持的老奶奶讓我照顧。

災區與偏遠醫療樂付出

在護理界工作這麼多年，每次看到災區受傷者的痛苦表情以及無助感，心頭的酸總是一陣又一陣。我發現自己很適合參與災難救護以及偏遠地區的醫療照護工作，也把握機會參加。

印象最深刻的是多年前去桃園縣的拉拉山執行山地巡迴醫療業務時，當天晚上因有一位近百公斤的遊客不慎跌斷腿，需要緊急送下山就醫，但

醫師必須繼續駐診為其他病人看診，所以我跟司機大哥兩人把病人從受傷地點抬下約兩百階的山路到車上，然後在黑夜中驅車回到桃園市的醫院，讓病人接受手術治療。那時颱風過境不久，原本就迂迴狹窄的北橫公路更是顯得崎嶇難行，又加上四周漆黑，所以車子發生多次打滑和碰撞山壁的險象，最後將病人平安運送下山再回到下巴陵的醫療站已經是半夜。在車上要克服急速搖晃的生理不適，戰勝隨時墜崖的心理恐懼，還要照護病人的生命，其實真的很辛苦，但當我再次回到醫院看見這個病人逐漸回復健康，那分喜悅是很甜美的。



在加護重症單位的工作，廖永澄（中）做來得心應手，也把握機會參與院外的偏遠醫療或賑災義診。攝影／林美伶

凡事以和為貴 盡本分感動病人

男性是可以勝任護理工作的，但不管任何工作都需要用心去做，努力學習才能有最好的表現。男護在臨床上尚屬於少數，所以如何和眾多女性工作夥伴相處，如何與其他醫療同仁以及病人、家屬等建立好互動關係是很重要的。我一直本著以和為貴，以善為本的心在工作上，所以從事臨床工作十多年來，不曾與同仁或是病人家屬有過糾紛。

記得剛來到慈濟時曾照顧一位肺炎的老爺爺，因為家屬無法一直在加護病房中服侍他所以情緒落寞，所以我除了在醫護護理上給予照顧，也會在空檔與他聊天，直到他轉出加護病房。有一天休假回來後，回到工作崗位時收到一瓶高級紅酒，同事轉述是那位老爺爺特地拿來要贈送給我的。我親自將紅酒送回給那位老爺爺，當下老爺爺表示，因為他在加護病房時有我的陪伴，所以被隔離的孤寂與約束感才能有所釋放！我心想，陪伴及關懷病人本來就是醫護人員要做的事，但是病人和家屬的感受卻是如此強烈。另外有一次坐救護車回醫院的路程，在高速公路上，忽見路旁有人用力揮手狀似求救，才發現是有人肚痛必須就醫，將患者帶回醫院後診斷出來是急性盲腸炎，也在我們細心治療下健康的出院了。其實只是自己的

舉手之勞，就可以讓人離苦得樂。也因為如此，讓我更喜歡護理的工作。

感恩來慈濟就職十多年，工作一切順利之外，也遇到了生命中另一半，有幸福的家跟一對雙胞胎兒子。現今雖然臺灣護理人力編制導致護理人員無更充裕的時間去執行及關懷護理，也讓護病關係在無形中多了一道屏障，但在這裡卻有好多志工師兄師姊能彌補這個缺口。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有更多男丁願意加入護理行列，讓這個角色添加一些強壯的體魄，也給病人更多一些的關懷。☺



在大林慈院成為資深的護理男丁，也在這裡找到另一半，組成美滿的家庭。圖為廖永澄與太太陳怡如、兩個兒子和母親。（廖永澄提供）